

# 歷史爲什麼要說謊

〔史學講話〕

紀庸

我們要了解過去，以便作現代和將來行動的參考，或者爲了明白現在許多事應之由來，就必需歷史。歷史可以說是過去事實因果的總體，因是起因，果是最後的結局，結局總是由許多起因造成的。但人類的壽命不過數十年，要想在我們的一生中，把一件事實的因果，觀察周到，了解清楚，也許不大可能，因爲一件事實，其因果段落，常常會在一百年以上，乃至幾百年。然而，我們卻有時不能完全迷信歷史的記載，歷史好比古董店，有真貨色，也有假貨色，真貨色可以幫我們了解過去，假貨色就會欺騙我們，因爲他是說謊的。所以我們在讀歷史之前，必須先知道他的可靠性；假設我們是寫歷史的，那就更加重要，我們千萬莫把假貨色當作真的加以渲染，或是根據了假東西推斷那個時代的史實，這樣，不但欺騙了自己，也欺騙了讀者大眾。

把過去歷史，加以分別，真的假的，弄出一個標準，史學專家稱之爲「鑒別史料」。中國舊日史學家很喜歡把自己的文化拉長，一說就是五千年古國，四千年文明，他們所根據的便是過去那些史書的記載，而忘記了史書中常常說假話來騙人。古代流傳下來的書既多，而且中國人著作態度是不科學的，「史書」固然是歷史，表面上不是史實的，也包含了不少歷史材料，——譬如

文集裏面的傳記；經書裏所講的古代制度，文告，和零亂的紀事；諸子百家裏面的古代思想，乃至所述說的古代史實——於是，歷史的材料，東也是，西也是，好像一堆蕪貨攤，亂七八糟。怎樣把這些史料整理出一個頭緒，分清那個可用，那個不可用，得有很大的耐心和學問。根據了整理好的材料寫歷史，自然不會上古人的當。書本上的史料，還不能算史料的全部，而且不能算第一等，因爲有許多是經過後人傳述的，並不是當時的真實紀錄，故又稱爲間接史料。最好的史料是什麼呢？以古代而論，當然要算當時的實物。要研究古人的衣食住行，頂好能夠看到那時的布帛、食器、飲器、宮室、車輛、馬具……，那才是逼真而不可否認的。去年的「中學生」雜誌封面上，印着古器物的照片，便等於把古代史料展覽一部分給我們看。這些古物，有許多是從古代的廢墟上發掘的，例如現在的河南安陽，是商代建都的故地，在這兒就發掘出來三千多年以前的甲骨文和其他許多器物，乃至宮室城市的遺址，使我們對商代歷史有了正確的認識。又如周代以至春秋、戰國、秦、漢，常用的銅器，出土的也很多，或是因殉葬而埋在地下，或是因地層有變遷而沈淪，銅器多半是貴族家的紀念品，常常刻了許多字，敘述這件紀念品的原由，於是我們就藉此摸索到那時候的真實歷史。自然，像甲骨和銅器上面所刻的字，全是比较原始的，必須通文字學的史學家才能辨

認，可是一經講明，就是初學也會感到無上興趣的。至於漢以後的古物，保存到現代的更多。不但中國本身有，外國也會有，即如日本的「正倉院」，就保存了極多的唐代古物，因爲日本是最傾心於唐代文化的。可是這裏也就出了麻煩，古代的古書，有真有假，古物也有真有假，假古物騙我們，比假的古書還討厭，我們碰到這些說謊的傢伙，就倒霉了。因此，鑒別古物也是專門的學問，或者比鑒別古書更要難些呢。（作假古董，大部爲了騙錢，不像作假書動機之複雜。）既是這些史料常常會有靠不住的地方，我們必然要生疑問，爲什麼古人在歷史裏要說謊騙人呢？現在就來試答這個問題。

二

歷史說謊的第一個原因，是政治的，也就是爲了野心家要欺騙民衆。

我們先說近的。袁世凱在民國元年以陰險的手段取得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本該心滿意足了，可是他本是前清的「奴才」，自光緒末年，一直握着北洋的兵權，炙手可熱。他出賣了康有爲的維新政黨，換得直隸總督，又出賣了溥儀和隆裕太后，換得了大總統，這是他的一貫作風。孫中山先生爲了減少革命的磨擦，情願出讓了總統位置，以敷衍這個老軍閥，可算得革命家的風度。但當蔡元培先生等到北京去迎他南下就職，（那時建都在南京）他就暗示部下的第三鎮（即師）兵隊叛變，（曹錕領導）藉口北方治安有問題，不肯離開他的封建地盤，強迫南京方面把都城改到北京。二三年之後，他又犯了皇帝癮，命他的部下發起籌安會，主張中國不要共和政體，仍改君主。並且買通了美國顧問甘德諾和英國公使朱爾典幫着在國際方面呼籲，於是各地軍

閥，全上了「勸進表」，各省公民代表也紛紛簽名擁護。然而軍閥的條件是擴充兵額增加軍餉，公民代表的條件是花花綠綠的鈔票（據說一個代表五千至一萬元）。斷了雲南蔡松坡起義，打破他的迷夢，使他憤憤而死，從此那些醜史，全部暴露。試想，假定袁世凱的大皇帝居然做成了功，我們到如今也許還是洪憲若干年，或者老袁死了，他的大太子袁克定已經繼立登基，近三十年的歷史將是怎樣的寫法呢？公民代表就真成了「民意」，籌安會的大君子也將成爲「開國元勳」。美國 Goodnow 的大作，勢將成爲了不起的真理和文獻，朱爾典當然更代表了最友好的「友邦」。讀歷史的人，眼目被現實一蔽蔽，只有隨着別人走，絕不敢說出第二句話。據說那時袁氏所看的報紙，全是另外印的，上面載滿了各方的擁護電文，勸進表章，直到部下棄叛親離，他才曉得是受了騙。如此說來，他之偽造民意，固然製造假歷史以騙人民（尤其是後世人民），可是也大大的麻醉了自己，這個報應是該受的。

中國向來有一句成語：「勝者王侯敗者賊」，文言就說「成王敗寇」。這足以代表民衆對歷史的看法，他們明明知道王侯其實與賊在本質上沒什麼不同，可是現實的權威壓制了他們，使他們不敢妄有議論，因之許多失敗了的英雄，在民間常常流傳着很多傳說，例如陳友諒，張士誠之於朱元璋，楚霸王項羽之於劉邦，全是這樣。老實說，歷史上的風雲人物，除去真正代表農民的痛苦而起義的以外，都是些敗棍，流氓，地痞，他們想藉了時機，強奸民意，達成自己的富貴慾望。即使真能代表農民的革命者，——像陳涉，吳廣，黃巢，李自成，張獻忠等——到了政治地盤以後，也都變了質，成爲帝王夢患者。回首二千年，真覺不勝爲我們的民族傷心，尤其是，歷史幾乎都經過這些野心家之

手而加以捏造改竊，使之完全看不見本來面目，我們就長期的被他欺哄。

袁世凱因為失敗，故透露了真象，如果成功，假的就變作真的。我們再看明成祖的故事，就是很好的對比。明成祖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封在燕，（即河北）元璋死後，因為長子已故，就由長孫繼立，史稱建文皇帝。燕王是頗觀觀帝位的，招兵買馬，很想叛變，建文是比較忠厚的，本很尊敬他叔父，可是這些事實也難免深深刺激了他，便有大臣建議削弱藩王的土地，燕王竟藉此把事態表面化了，舉兵南下，建文的軍隊不能阻住，他便長驅而入南京，建文自殺，他「篡」了侄兒的帝位。這是事實。但根據成王敗寇的公例，大臣們只有向他山呼萬歲，承認他是一統天子，（也有少數反抗的）他當然不願聽篡位之名，便造了謠言，說他不是大太子，皇帝是被建文搶去的，又說建文不願骨肉之情，想殺害親屬，當朱元璋死時，不許他南來奔喪，諸如此類，編造不少事實，令「文學侍從之臣」，一筆一筆記在他的「實錄」裏，實錄乃是「國定」的皇帝傳記，以後作史的，只有根據了這些記載說。現代的人，因為發現了許多新史料，對比之下，看出漏洞，才逐漸明白其真象為如何。這豈不是受了他五百年的欺騙嗎？類似這樣的事，如唐太宗殺了他的哥哥建成元吉，還振振有詞的說哥哥要害他，他是出於自衛，（請看宋雲彬先生的「玄武門之變」）曹操的兒子曹丕，消滅東漢政權，取消了漢獻帝，還硬要說獻帝自動把帝位讓給他，羣臣更是三番五次的勸進，這和袁世凱有什麼分別？看了「三國志魏志」裏的話，（一般人觀念裏，都以劉備為繼漢的正統，那是另一種說法，南宋以後才大流行，以前，史書全是以魏為「正統」的）真不免使人笑出來，可是，這明明是歷史，而且是二十四史裏的「正史」呢！

爲了滿足政治野心而造假歷史騙人的公案，無過於王莽這件事了。王莽以前漢的外戚資格，想要取得漢的天下，是我們在歷史教科書中講過的。他爲了使自己的政治企圖有根據，就造出一大套假歷史來，不但造了當時的「民意」，而且追溯到古代的歷史系統，真不失爲根深蒂固的幹法。不過這裏面包括了學派的爭端，有學派利用政治勢力的事實，管我們在另一章去詳細講他。簡單說來，他利用了那時社會上最流行的一種宗教迷信，——五行生剋的理論，把古代史重新加以安排，說根據五行的道理，漢朝乃是堯的後裔，而他本人則是舜的後裔，既是古代的堯，把帝位讓給舜，那麼，現在漢朝的「氣數已盡」，當然只有舜的後人——王莽——來繼承了。自從王莽把古史系統，按照自己的便利重新編排，我們真不幸，幾乎被他騙了兩千年！直到前清末年的康有爲，才發現了這個秘密，加以攻擊，近代的史學家如顧頡剛先生，對此事考據的更清楚，還都留待另外一章細談。

### 三

政治野心是政客或軍閥的事，第二類在歷史上編造謊言的就是一些學術家思想家，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和政治家差不多，想把自己的思想理論找到根據，容易爲人所信仰。若說政客軍閥造假歷史是爲了行動便利，則思想家，學術家的歷史謊言是一種精神攻勢。

中國古代思想文化最自由的時代是春秋戰國。距離現在約二千四百年。爲什麼那時會出了這樣多的思想家呢？主要還是經濟上的原因。原來周代中葉以前，中國還沒有所謂知識階級，社會上只有貴族和平民，平民等於貴族的奴隸，給他們生產。土地由天子分配給各級貴族，（諸侯）然後再輾轉分配給農民耕種，農

民就得提出生產品的若干成以奉養貴族，這便是後代所謂租稅。貴族們是有點知識的，然而也只限於應用的公文或是祭祀天地神靈以及祖先時所用的文件與紀錄，談不到思想。慢慢的，農業生產的方法改良了，生產量因而大量增加，農民除了交納租賦之外，有了多餘的財富，也就有了多餘的閒暇，他們不免也力求上進，想要認幾個字，碰碰政治運氣。恰好這時當權幾百年的貴族們已是腐化不堪了，一切事務，幾乎都委託下面的管事人（所謂「家臣」）來料理，這些管事人起初也是奴隸之類，因為他們忠實敏捷，就提升了，成爲「臣」。農民有了知識，很可能巴結到管事人身分，更進一步，就可以參與政治活動。

就這樣，產生了介乎農民與貴族之間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工作上業已脫離生產，不再去鋤田播種；可是在身分上卻又未成爲貴族，一天到晚，只想找到一個能用他的主子，好提高自己的地位，達到「學而優則仕」的目的。從此，作官成爲知識分子的唯一目標。知識分子多得不得了，就又分成派別，由於他們的生活環境，地理影響，各種不同的因素，造成他們思想、信仰、主張之不同，每一派都在拚命的自我宣傳，希望引起貴族們的注意，春秋以後的「諸子爭鳴」，就是這種經濟背景的反映。

孔子是最早的思想家，可是他的出身是沒落的貴族，（孔子的祖先，是宋國的貴族）他所住的魯國，又是保存舊文化最多的地帶，（魯國在周初是大貴族周公的封國，一度作過諸侯的領袖，可是到孔子時已不行了，其相鄰的齊國就比他強）所以他的思想偏重保守，特別在社會階層及秩序一方面，主張維持現狀，依然要作到秩序井然，上下有禮的樣子。他的學生很多，可是能夠發揮他的學說的，卻要算一百多年以後傳了兩三代的孟子。

孟子的主張，多少與孔子不同些了，他不大主張維持現狀，

而主張「民本」，政治餓了人民的支柱，就該讓他垮台，所以他特別強調湯武的革命，和堯舜的禪讓。前者是消極的打倒暴君，後者則是積極的行仁政和禪讓。孟子的政治標準，就是湯武堯舜，所以孟子也說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孔子之後，孟子之前，出了一位墨子，他的思想出發點是「泛愛論」，主張兼愛，非攻，（反侵略）在政府組織方面主張尚賢，一個政治領袖，有給民衆選擇賢能的義務，在自己將下台時，必須給百姓找好候補人。堯把天下給舜，就是給百姓找到賢能的意思，於是他的理想政治標準也是堯舜。

孟子之後，有一派怪學說出來，其出發點是否定現實，即老子、莊子一派。他們認定社會上越是辦法多越亂，頂好把歷史拉回去，過原始時代生活，小型氏族部落，大家不相來往，也就不再相爭。孔孟所理想的堯舜時代，不夠太平，我們要享受真正太平，還得摹仿更古的人物，什麼無懷氏，葛天氏，大庭氏，容成氏……全是原始時代的君主，那時人民還不知什麼叫做政治、思想、文化，吃飽飯就完了。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來，無論孔孟、墨子、老莊，他們在宣傳自己主張的時候，總有一套公式，——先說古代有這樣幹而獲得成功的人物，我們得照樣作。明明是自己的主張，卻硬要派到古人頭上，便不能不編排歷史，造古人的謠言。這又是爲什麼呢？我們又從何而知他們在造謠呢？

很簡單，孟子所說的堯舜和墨子不同，孟子說堯把天下讓給舜，是因爲舜得人民的擁護，本來堯有兒子，可是人民不擁護，堯只好不把帝位傳子了。舜把天下讓禹，也是這樣，禹禹把天下傳給兒子啓，就不是這樣了，因爲禹本想傳給益的，不料民衆個個擁護啓，從此局面就全盤改變；把禪讓改成世襲。孟子的禪讓

說，即是民意說，和他的民本主義政治是一致的；墨子呢，禪讓只是上一代的君爲民擇賢，根本不是人民的意見，自然是和他的尙賢說相同的，而且墨子學派本身尙實施這一制度，學派領袖名曰「鉅子」，鉅子死時，必有遺囑，指定下一代的鉅子，門徒們必須遵守，這不是尙賢的制度嗎？

因之，最後的學派法學家韓非就很銳利的攻擊他們，認爲他們「法古」是不對的，應該適應時代，古是沒有標準的，即如堯舜，就成了兩種姿態，到底那個對呢？所以法家絕對反對法古。

其實，韓非子的看法，當作歷史觀念來說是正確的，當作分析各家思想的來源，則錯了。孔墨都不是真的要仿古，而是把古人當做偶像，來宣傳他們自己的思想，這種方式史學家稱爲「託古改制」。改制就是改革當前的制度，改制爲什麼要託古呢？

一種學說，辦法，政見，頂好是有所根據；纔使人感到不空虛，也就是加強學說的效率，好像說，這個方案，曾經有一時期實行過，成績非常之好，我們現在正好拿來試試。人類是理性動物，他應付目前事實，多半是根據舊經驗，故舊日的成功失敗，頗足以惹起一般人的注意。而況人類從原始時代就是崇拜祖先的，——原始人對生殖現象感到神祕不可思議，演變而成崇拜祖先的習俗，各種祭典都由此而起。——祖先的教訓，當然是後代的金科玉律，不能而且也不該反對的。自我宣傳的思想家們，看中此一心理上的弱點，因而把自己的主張，套在虛無飄渺的古人頭上。我們說虛無飄渺，也即是說，這些古人，不見得完全憑空製造，而一定是傳說了多年的偶像，爲人民大眾所熟知的。至於偶像的眞正歷史，本是一人一一個說法，一處一個說法，託古者就不妨從中大造其謠言了。

我們都知道畫圖畫最難的是人體，人體是我們天天見到的，

爲何反而不易畫得好？原因就在人人都會看到，處處都會看到，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唯其如此，故人人頭腦中都有了標準，會拿這個標準來衡量畫的對不對，像不像，於是就難了。至於我們絕對看不到的鬼怪精靈呢，根本沒有標準，任憑畫家把他寫成什麼醜惡樣子，也沒有對證，所以就容易。思想家把政治方案託於古人身上，等於畫家畫精靈鬼怪，反正是死無對證的，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主意安排，所以孟子筆下的堯舜和墨子的就完全不同，道家（老莊）筆下的遠古時代，簡直是極樂世界，這些事實的眞實究竟如何，他們是不負責任的。我們把這種對歷史不負責任的態度，叫做沒有「歷史觀念」。

要拉了古人替我們宣傳，就得把古人的色調強化，好似畫漫畫一般，罪惡的面孔特別凶，福利的樣子永遠是和善。孟子爲了要宣揚仁政（王道）效力之大，一面把桀紂兩個暴君寫成「獨夫」，一面把湯武革命寫成順天應人。堯舜更是了不起，如何受百姓的謳歌，如何受羣臣的擁戴，「唯天唯大，唯堯則之」，堯舜之偉大，幾乎成了天神。可是爲了宣傳的太過火，說不定會引起人們的疑問，有一回，孟子的學生萬章問他堯舜的古事，因爲語氣太緊，孟夫子就變了卦，（有個燕國的諸侯名喻的，想學堯舜禪讓，竟把王位讓給大臣之子，結果燕國大亂，給孟子的主張一大諷刺，他的學生質問他，是針對了這件事實而發的。）忽然說不是堯把天下禪給舜的，而是天給舜的。萬章真厲害，又進一步問天怎麼給的呢？是不是明明白白說出話來的呢？孟子只好拿遁辭來應付，他說天是不會說話的，借了人來表示意見，堯死了以後，舜本避開了他，想讓堯的兒子作皇帝，無奈朝拜的人，打官司的人，都往他這邊跑，他不作天子，簡直不成了，這是「天意」，天意怎麼好違背呢？我們細細想一下，這種話出之於聖人之口，

豈不是笑談？豈不正透露出來他對歷史的不負責任態度？可是這種態度不止於孟子，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沒有一個不是託古改制的，（除了法家根本主張反古）所以歷史就被他們弄得格外紊亂了。至於他們造作偽史的事實，也容我們在另一章來論述。

四

歷史也是一種科學，凡科學都應當客觀；客觀，即是不憑自己的感情說話，而要按事實的真象，如攝影似的紀錄下來。是非和功罪，可以留待大多數人根據事實判斷。然而像上面那樣記載方法，恰好與此相反，歷史是由個人主觀創造出來的，自然距離真象遠了，而且因為一個人的歪曲事實，可能引起後代的歪曲批判，這影響就更大了。

不過思想家的託古改制，是無意中讓歷史說謊，與爲政治而造作偽史的又不同些。自孟子時，就傳說孔子編著了魯國的史，所謂「春秋」，是根據了魯國的文獻（紀錄、公文、檔案等）改編的，在改編的時候，完全加上主觀見解，誇張好人，打擊壞人，謂之「褒」「貶」。據說這褒貶的作用十分了得，想要在國內叛變的「亂臣賊子」，一看見孔子對於壞人的記載不放鬆，就怕了，不敢再來搗蛋。這種說法，顯然是孟子替孔子宣傳，究竟孔子曾否作了「春秋」，「春秋」裏有無褒貶作用，全是沒法子證實的，退一萬步說，果然「春秋」裏有這些神妙作用，「亂臣賊子」也不會因而害怕，試看在孔子以後，老舊的社會階層更加不能維持，各貴族間的磨擦吞并，以及新興起來的知識階層之活躍，使得國際間越加沒有和平，乃是鐵一般的事實，怎麼可以說是一部春秋就鎮壓了亂子呢？但事實雖是這樣，因為儒家學說在漢代以後二千年間的走紅，孔子作歷史的方法和態度，差不多

成了史學家的信條，我們說，假設這個史學家人格是好的，肯對於壞人加以抨擊，對於好人加以讚揚，也還罷了；——事實上已有「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毛病——萬一這位史學家的人格靠不住，或是被某種政治勢力所壓迫，那不就就可以混淆黑白，顛倒是非了嗎？這種惡劣現象，並非我們過慮，在實質上是不乏先例的。

二十四史裏有一部「魏書」，是北齊魏收作的；他本是個只要金錢不要人格的人，所以，凡是有資格收入史傳的，都要向他行賄，否則他會弄一下褒貶筆法，使你蒙受不白之冤，如果你要硬碰硬，不肯花錢呢，他便大罵：「你是什麼東西，敢和魏某人作對！」跟着來的當然是大造謠言了。所以過去都把魏書稱做「穢史」，雖是這麼講，他到底佔了正史的二十四分之一，然而魏收的記載，其可靠的程度當然要打折扣了。又如明朝晚年借滿洲兵入關的吳三桂，據說因為他的姨太太陳圓圓被李自成搶去，纔下了這個決心的，大詩人吳梅村所作的「圓圓曲」中有「衝冠一怒爲紅顏」的話，詩歌雖算不得歷史，可是流傳開去，其所及的範圍更大於專門歷史，吳三桂怕醜名流傳，送了二十萬兩銀子給梅村，要求刪去這一句，幸而吳梅村沒有被二十萬雪花銀子所動搖，到底不允其請，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吳三桂，臭名便無法洗去了，假設詩人也像魏收一樣，豈不是完了？

我們所舉的是太普通的例子，其實，中國的文人一向是專工拍馬的，對於有錢有勢的大老官，永遠是大送其秋波。試看過去每一個人的文集全有給大人物作的碑銘或傳記，這些作品，百分之百是說別人如何好，如何值得敬佩，作官的一定愛民如子，讀書的一定下目十行，千篇一律，沒有例外。到了這個時候，好像把褒貶作用又忘到腦後，真是奇怪！然分析起原因來，也委實

可誰，因為文人給人作這些東西，照例是有豐盛的潤筆的，潤筆就是稿費，可是其比例數要比今日稿費大得多。拿了人家的錢，當然得替人家鼓吹，無中生有，化非爲是，全在筆底下掉槍花。鼎鼎大名的散文家韓愈的文集中，像這般文章就多得很，有人甚至只是年青的宦官，什麼事蹟也沒有，花上一筆錢，照樣可以勞第一等文豪的大駕，給他撰一篇墓碑。「舊唐書」裏說，愈的朋友劉又，有一天擅自把愈袖斗裏的錢都拿走了，愈問他爲什麼要拿，劉說：「這些錢都是諛墓（拍死人馬屁）而來，可算不義之財，理應大家用用！」韓愈也無言可答。史書的傳記，往往以碑銘或行狀之類的材料爲根據，那就欲不說謊而不可得了。

## 五

顛倒歷史事實，還有由於民族偏見而生的，本來可以并入政治原因之內，因爲那一項偏重了私人政治野心，故另外申說這一點。

中國自古是受外族侵略的，主要是來自北方的許多「蠻族」。他們過着游牧生活，佔據着北方比較寒冷地帶，土地瘠薄，氣候乾燥，不適於農耕，只好從事游牧。游牧人因爲生活不安定，照例沒有農業社會的文化高，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善騎馬，好戰鬥，在體力上卻比農業民族占了優勢。農業民族的肥沃土地，和種種由高級文化產生的物質享受，是會使這些蠻族人眼紅的，於是，命定的，兩方永遠在衝突。

周代的獠狁，漢代的匈奴，三國以後的五胡，唐代的回紇，突厥，宋代的契丹，女真，西夏，明代的滿洲，韃靼，歷史上外患之多，使我們指不勝屈。中國既是文化較高的民族，除了發動武力的自衛以外，更要在文字上思想上展開攻勢，孔子的時候，

便高唱「尊王攘夷」之說，以後即成爲各朝代不容質疑的國策，在這樣空氣之下，中國史學家的著述，當然是充滿了民族觀念和排外氣憤的。無論讀書人以及戰士，大家都想把捍衛國土，消滅夷狄爲天經地義。

不幸的是，中國的戰鬥力有時非常不行，於是「夷狄」就直闖進來，不但殺死中國的民衆，而且坐下中國的龍廷。好的，政府流亡，找到一隅去偏安，如東晉和南宋；壞的，就被外族整個解決，大多數的漢族，難免淪爲別人的奴隸，如元代清代。沒有文化的外族，一入主中國，也就懂文化了，他們慢慢會感覺到中國民族觀念之深，對於統治者是很大的威脅。要想消滅民族觀念，首先得在文字上下工夫，消極是刪去已往歷史中的排外成分，甚至把思想太激烈的全部銷燬，不許通行；積極則要麻醉中國人，給你功名富貴，誘惑得使你非對他屈服不可，何況一面還要那些反抗者殘殺，乃至作文作詩稍不謹慎，令他們可疑，就有滅族的危險呢！實施此一政策最成功的是滿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五十年間文字獄不絕發生，殺人如麻，先把知識分子嚇昏了，然後就來編輯「四庫全書」，表面是爲了整理中國舊文化，實際上是大規模的調查反抗思想，消滅民族思想的書刊。「四庫全書」底本由各省採進，一大羣御用奴才文人——翰林之流在研究書的內容，什麼地方有問題，什麼地方該刪改，一一奏明皇帝，於是，在有計畫的刪改和消滅之下，許多歷史改了樣子，特別是宋代與遼金交涉的歷史，明末與滿洲交涉的歷史，連中國人對外族的通稱「夷」「狄」字樣，都改爲「彝」「敵」了，有時皇帝還故作大方，揀那不相干的地方，向奴才們說：「這種地方不要改呀，朕並不是有什麼偏見的！」我們讀了，實在有點惡心！

所以，「四庫全書」編成，而中國的人民——尤其是士大夫，也就被「毒化奴化」了，我們看抗戰期內日寇所講的「共存共榮，中日提携」，與乾隆皇帝的作風，也差不了多少。幸而我們是勝利了，否則中國歷史一定要第二度遭劫，二十年以後的少年青年，真的把中日兩國看成好朋友或認日本是我們理所當然的主子也說不定，這是何等可怕啊！

乾隆四年，把正史都從新校改刊行，這本子就是如今通行的二十四史，其中當然有很多是經過刪改而成謊言了，所以有人要把未曾刪改以前的板本拿來重印，以顯出一點真象，商務印書館（上接五十七面）連中子製造出來。而鈷在世界上的含量比鈾要大得多，鈾占百萬分之四，鈷則占百萬分之十二。而且世界各地差不多都有。現在各國不但統制了鈾，而且鈷也連帶受了累，就是這個道理。

### 結 論

一克的C<sup>14</sup>能產生二百萬萬卡的熱，一克的炭燃燒時所生的熱量不過7870卡，一列火車裝上一千五百噸的煤，所發的熱只及一立方寸那麼大的鈾二三五分裂時所生的熱。全世界現在所開採出的鈾不過一千

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即是爲了此一目的。所以他是正史裏比較可靠的本子。

有時兩個以上民族對立了，如南北朝時代，雙方歷史就互罵。我們看那時的正史，北方人總是罵南朝爲「島夷」，南朝則罵北方人爲「秦虜」，（秦，也許說他們有髮辮）記事也態度各不相同，如果對照起來，倒是很有趣的。好像兩個全是說謊的，如今碰了頭，反而得到真象了。

整個歷史中充滿荆棘，我們一個不留心，就會被刺傷，或迷了路走入歧途的。

克，主要的應用在醫院裏。可是1944年在華盛頓所做的那次試驗所產生的放射性至少比這一克鈾的總放射性要强三千萬倍。原子能無論如何是應當向着創造人類和平幸福，解除人民疾病痛苦的路上走去的，可是到現在我們不但沒有受到牠的實惠，反而遭受到莫大的威脅。世界的和平正在原子能的火焰上搖擺着，我們應當舉全力將原子能的火焰撲滅，將牠放到工廠去，醫院去！

## 開明新編高級本國史

楊東莖 著

上册定價一元

下册定價七角

本書共分六編。第一編總說，述歷史的意義與價值及中國歷史之特點。第二編上古史，起自傳說時代終於戰國。第三編中古史，起自趙宋終於明季。第五編近代史，述有清一代的大事。第六編現代史，講述民國以來的大事。本書敘述中華民族起源形成及疆土開拓經過及歷代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的變遷，而於古代之光榮，近世外力之壓迫及三民主義之歷史背景，敘述尤詳。

開明書店 印行